

与元九书

原文

月日，居易白，微之足下：

自足下谪江陵至于今^①，凡枉赠答诗仅百篇^②。每诗来，或辱^③序，或辱书，冠于卷首，皆所以陈古今歌诗之义，且自序为文因缘，与年月之远近也。仆既受足下诗，又谕足下此意，常欲承答来旨，粗论歌诗大端，并自述为文之意，总为一书，致足下前。累岁已来，牵故少暇，间有容隙^④，或欲为之，又自思所陈，亦无出足下之见，临纸复罢者数四，卒不能成就其志，以至于今。今俟罪^⑤浔阳，除盥栉食寝外无余事，因览足下去通州日所留新旧文二十六轴^⑥，开卷得意，忽如会面。心所畜者，便欲快言，往往自疑，不知相去万里也。既而愤悱之气思有所泄，遂追就前志，勉为此书。足下幸试为仆留意一省。

夫文尚矣^⑦，三才各有文^⑧：天之文，三光首之^⑨；地之文，五材首之^⑩；人之文，六经首之^⑪。就

六经言，《诗》又首之。何者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。感人心者，莫先乎情，莫始乎言，莫切乎声，莫深乎义。诗者，根情，苗言，华声，实义^⑫。上自贤圣，下至愚呆，微及豚鱼，幽及鬼神，群分而气同，形异而情一，未有声入而不应，情交而不感者。圣人知其然，因其言，经之以六义^⑬；缘其声，纬之以五音^⑭。音有韵，义有类^⑮。韵协则言顺，言顺则声易入；类举则情见，情见则感易交。于是乎孕大含深，贯微洞密。上下通而一气泰，忧乐合而百志熙^⑯。五帝三皇所以直道而行^⑰，垂拱而理者^⑱，揭此以为大柄，决此以为大宝也^⑲。故闻“元首明，股肱良”之歌，则知虞道昌矣^⑳；闻五子洛汭之歌，则知夏政荒矣^㉑。言者无罪，闻者足戒^㉒，言者闻者，莫不两尽其心焉。

洎周衰秦兴，采诗官废，上不以诗补察时政，下不以歌泄导人情，乃至于谄成之风动，救失之道缺。于时“六义”始刊矣^㉓。

《国风》变为骚辞^㉔。五言始于苏、李^㉕。苏、

李、骚人，皆不遇者^{②⑥}，各系其志，发而为文。故“河梁”之句，止于伤别^{②⑦}；泽畔之吟，归于怨思^{②⑧}；彷徨抑郁，不暇及他耳。然去《诗》未远，梗概尚存。故兴离别，则引双凫一雁为喻^{②⑨}，讽君子小人，则引香草恶鸟为比^{③⑩}，虽义类不具，犹得风人之什二三焉。于时“六义”始缺矣。

晋、宋已还，得者盖寡。以康乐之奥博，多溺于山水^{③①}；以渊明之高古，偏放于田园^{③②}。江、鲍之流^{③③}，又狭于此。如梁鸿《五噫》之例者^{③④}，百无一二焉。于时“六义”浸微矣^{③⑤}，陵夷矣^{③⑥}！

至于梁、陈间，率不过嘲风雪、弄花草而已。噫！风雪花草之物，《三百篇》中^{③⑦}，岂舍之乎？顾所用何如耳。设如“北风其凉^{③⑧}”，假风以刺威虐也；“雨雪霏霏^{③⑨}”，因雪以愍征役也。“棠棣之华^{④⑩}”，感华以讽兄弟也。“采采芣苢^{④⑪}”，美草以乐有子也：皆兴发于此，而义归于彼。反是者，可乎哉！然则“余霞散成绮，澄江净如练^{④⑫}”，“离花先委露，别叶乍辞风”之什^{④⑬}，丽则丽矣，吾不知其所讽

焉。故仆所谓嘲风雪、弄花草而已。于时“六义”尽去矣。

唐兴二百年，其间诗人不可胜数。所可举者，陈子昂有《感遇》诗二十首^{④④}，鲍防有《感兴》诗十五首^{④⑤}。又诗之豪者，世称李、杜^{④⑥}。李之作，才矣奇矣，人不逮矣。索其风、雅、比、兴，十无一焉。杜诗最多，可传者千余首。至于贯穿今古，覩缕格律^{④⑦}，尽工尽善，又过于李。然撮其《新安吏》《石壕吏》《潼关吏》《塞芦子》《留花门》之章，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之句^{④⑧}，亦不过三四十首。杜尚如此，况不逮杜者乎？

仆常痛诗道崩坏，忽忽愤发^{④⑨}，或食辍哺，夜辍寝，不量才力，欲扶起之。嗟乎！事有大谬者，又不可一二而言，然亦不能不粗陈于左右。

仆始生六七月时，乳母抱弄于书屏下，有指“无”字“之”字示仆者，仆虽口未能言，心已默识；后有问此二字者，虽百十其试，而指之不差。则仆宿昔之缘，已在文字中矣。及五六岁便学为诗，九

岁谙识声韵。十五六始知有进士，苦节读书。二十已来，昼课赋，夜课书，间又课诗，不遑寝息矣。以至于口舌成疮，手肘成胝，既壮而肤革不丰盈，未老而齿发早衰白，瞽瞍然如飞蝇垂珠在眸子中也^⑤，动以万数。盖以苦学力文所致，又自悲矣。

家贫多故，二十七方从乡赋^⑥。既第之后，虽专于科试，亦不废诗。及授校书郎时^⑦，已盈三四百首。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辈，见皆谓之工，其实未窥作者之域耳^⑧。自登朝来^⑨，年齿渐长，阅事渐多，每与人言，多询时务；每读书史，多求理道^⑩。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，歌诗合为事而作^⑪。是时皇帝初即位^⑫，宰府有正人，屡降玺书，访人急病^⑬。仆当此日，擢在翰林^⑭，身是谏官^⑮，月请谏纸^⑯，启奏之外，有可以救济人病，裨补时阙，而难于指言者，辄咏歌之，欲稍稍递进闻于上。上以广宸聪^⑰，副忧勤^⑱；次以酬恩奖，塞言责；下以复吾平生之志^⑲。岂图志未就而悔已生^⑳，言未闻而谤已成矣。

又请为左右终言之。凡闻仆《贺雨》诗^㉑，而众

口籍籍^{⑥7}，已谓非宜矣。闻仆《哭孔戡》诗^{⑥8}，众面脉脉^{⑥9}，尽不悦矣。闻《秦中吟》^{⑦0}，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。闻《乐游园》寄足下诗，则执政柄者扼腕矣^{⑦1}。闻《宿紫阁村》诗^{⑦2}，则握军要者切齿矣。大率如此，不可遍举。不相与者，号为沽名，号为诋讦，号为讪谤。苟相与者，则如牛僧孺之戒焉^{⑦3}。乃至骨肉妻孥，皆以我为非也。其不我非者，举不过三两人。有邓鲂者，见仆诗而喜，无何而鲂死^{⑦4}。有唐衢者，见仆诗而泣，未几而衢死^{⑦5}。其余则足下，足下又十年来困蹶若此。呜呼！岂“六义”“四始”之风^{⑦6}，天将破坏，不可支持耶？抑又不知天之意，不欲使下人之病苦闻于上耶？不然，何有志于诗者不利若此之甚也。

然仆又自思，关东一男子耳^{⑦7}，除读书属文外，其他懵然无知；乃至书画棋博，可以接群居之欢者，一无通晓，即其愚拙可知矣。初应进士时，中朝无缙麻之亲^{⑦8}，达官无半面之旧，策蹇步于利足之途^{⑦9}，张空拳于战文之场^{⑧0}。十年之间，三登科

第^⑧，名入众耳，迹升清贯^⑨，出交贤俊，入侍冕旒^⑩。始得名于文章，终得罪于文章，亦其宜也。

日者，又闻亲友间说，礼、吏部举选人^⑪，多以仆私试赋、判传为准的。其余诗句，亦往往在人口中。仆怵然自愧^⑫，不之信也。及再来长安，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^⑬，欲聘倡妓，妓大夸曰：“我诵得白学士《长恨歌》^⑭，岂同他妓哉？”由是增价。又足下书云：到通州日，见江馆柱间有题仆诗者，复何人哉？又昨过汉南日^⑮，适遇主人集众乐娱他宾，诸妓见仆来，指而相顾曰：“此是《秦中吟》《长恨歌》主耳！”自长安抵江西^⑯，三四千里，凡乡校、佛寺、逆旅、行舟之中，往往有题仆诗者；士庶、僧徒、孀妇、处女之口，每每有咏仆诗者。此诚雕虫之戏^⑰，不足为多，然今时俗所重，正在此耳。虽前贤如渊、云者^⑱，前辈如李、杜者，亦未能忘情于其间哉！

古人云：“名者，公器，不可以多取^⑲。”仆是何者？窃时之名已多。既窃时名，又欲窃时之富贵，

使己为造物者，肯兼与之乎？今之迍穷，理固然也。况诗人多蹇。如陈子昂、杜甫，各授一拾遗^③，而迍剥至死^④。李白、孟浩然辈，不及一命^⑤，穷悴终身。近日孟郊六十，终试协律^⑥；张籍五十，未离一太祝^⑦。彼何人哉！彼何人哉！况仆之才又不逮彼。今虽谪佐远郡^⑧，而官品至第五^⑨，月俸四五万，寒有衣，饥有食，给身之外，施及家人，亦可谓不负白氏之子矣。微之，微之，勿念我哉！

仆数月来，检讨囊帙中，得新旧诗，各以类分，分为卷目。自拾遗来，凡所遇所感，关于美、刺、兴、比者，又自武德迄元和^⑩，因事立题，题为《新乐府》者，共一百五十首，谓之“讽谕诗”。又或退公独处，或移病闲居，知足保和，吟玩情性者一百首，谓之“闲适诗”。又有事物牵于外，情理动于内，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一百首，谓之“感伤诗”。又有五言、七言，长句、绝句，自一百韵至两韵者四百余首，谓之“杂律诗”。凡为十五卷，约八百首。异时相见，当尽致于执事。

微之！古人云：“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^⑩。”仆虽不肖，常师此语。大丈夫所守者道，所待者时。时之来也，为云龙，为风鹏，勃然突然，陈力以出；时之不来也，为雾豹，为冥鸿，寂兮寥兮，奉身而退。进退出处，何往而不自得哉？故仆志在兼济，行在独善，奉而始终之则为道，言而发明之则为诗。谓之讽谕诗，兼济之志也；谓之闲适诗，独善之义也。故览仆诗，知仆之道焉。其余杂律诗，或诱于一时一物，发于一笑一吟，率然成章，非平生所尚者，但以亲朋合散之际，取其释恨佐欢。今铨次之间，未能删去。他时有为我編集斯文者，略之可也。

微之！夫贵耳贱目，荣古陋今^⑪，人之大情也。仆不能远征古旧，如近岁韦苏州歌行^⑫，才丽之外，颇近兴讽。其五言诗又高雅闲淡，自成一家之体。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？然当苏州在时，人亦未甚爱重，必待身后，然后人贵之。今仆之诗，人所爱者，悉不过杂律诗与《长恨歌》以下耳。时之所重，

仆之所轻。至于讽谕者，意激而言质；闲适者，思淡而词迂，以质合迂，宜人之不爱也。

今所爱者，并世而生，独足下耳。然千百年后，安知复无足下者出而知爱我诗哉？故自八九年来，与足下小通则以诗相戒，小穷则以诗相勉，索居则以诗相慰，同处则以诗相娱。知吾罪吾^{①④}，率以诗也。如今年春游城南时，与足下马上相戏，因各诵新艳小律，不杂他篇，自皇子陂归昭国里^{①⑤}，迭吟递唱，不绝声者二十里余。樊、李在旁^{①⑥}，无所措口。知我者以为诗仙，不知我者以为诗魔。何则？劳心灵，役声气，连朝接夕，不自知其苦，非魔而何？偶同人，当美景，或花时宴罢，或月夜酒酣，一咏一吟，不知老之将至。虽骖鸾鹤游蓬瀛者之适^{①⑦}，无以加于此焉，又非仙而何！微之，微之！此吾所以与足下外形骸^{①⑧}，脱踪迹^{①⑨}，傲轩鼎^{①⑩}，轻人寰者^{①⑪}，又以此也。

当此之时，足下兴有余力，且欲与仆悉索还往中诗^{①⑫}，取其尤长者，如张十八古乐府^{①⑬}，李二十新

歌行^⑭，卢、杨二秘书律诗^⑮，窦七、元八绝句^⑯，博搜精掇，编而次之，号《元白往还诗集》。众君子得拟议于此者，莫不踊跃欣喜，以为盛事。嗟乎！言未终而足下左转^⑰，不数月而仆又继行^⑱，心期索然^⑲，何日成就，又可为之叹息矣。

又仆尝语足下：凡人为文，私于自是^⑳，不忍于割截，或失于繁多。其间妍媸^㉑，益又自惑，必待交友有公鉴无姑息者，讨论而削夺之，然后繁简当否得其中矣。况仆与足下，为文尤患其多。己尚病之，况他人乎？今且各纂诗笔^㉒，粗为卷第，待与足下相见日，各出所有，终前志焉。又不知相遇是何年，相见在何地，溘然而至^㉓，则如之何！微之，微之！知我心哉！

浔阳腊月，江风苦寒，岁暮鲜欢，夜长无睡。引笔铺纸，悄然灯前^㉔，有念则书，言无次第，勿以繁杂为倦，且以代一夕之话也。微之，微之！知我心哉！乐天再拜。

〔注〕

- ① 自足下谪江陵至于今：指元稹从元和五年(810)由监察御史贬为江陵(今属湖北)士曹参军到元和十年这段时间。
- ② 仅百篇：近百篇之多。
- ③ 辱：谦词，犹言“承蒙”。
- ④ 容隙：空闲。
- ⑤ 俟罪：指元和十年(815)白居易被贬到浔阳(今江西九江)任江州司马。
- ⑥ 通州：元稹于元和十年(815)改官通州(今四川达州市)司马。轴：卷。唐代以前书均手写，卷端有轴，以便舒卷。一轴即一卷。
- ⑦ 尚矣：由来久远。
- ⑧ 三才：天、地、人。文：文章。
- ⑨ 三光：日、月、星。
- ⑩ 五材：即五行，指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。
- ⑪ 六经：儒家以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易》《春秋》为六经，其中《乐经》在汉代以前就亡失了，流传下来的只有“五经”。
- ⑫ 根情、苗言、华声、实义：谓诗应以感情为根，语言为苗，声韵为花，思想为果。
- ⑬ 六义：《诗经》有风、雅、颂三种体裁及赋、比、兴三种表现手法，合称六义。
- ⑭ 五音：也称五声。指古代音乐上的宫、商、角、徵(zhǐ)、羽，音韵上的唇、齿、喉、舌、牙音等五类发音部位也称五音。
- ⑮ 音有韵，义有类：五音有不同的韵律，六义有不同的体裁和表现手法。
- ⑯ “上下”二句：一气，《旧唐书》作“二气”，指天地之气。泰，通顺。熙，和悦。
- ⑰ 五帝：指黄帝、颛顼(zhuān xū)、帝喾(kù)、尧、舜。三皇：指燧人、伏羲、神农。
- ⑱ 垂拱而理：意谓不费气力而治理天下。垂拱，垂衣拱手。